

嘯

亭

雜

錄

嘯亭雜錄卷之三

記辛亥敗兵事

康熙丁丑 仁皇帝親征沙漠噶爾丹窮威自縊其姪策零多爾濟奔竄阿爾泰山北稽首稱臣 仁皇帝受降凱旋朔漠蕩平其後數歲策逆休養生息招徠噶爾丹藩臣部落漸強侵犯喀爾喀部落 仁皇震怒練兵籌餉為深入計 憲皇帝踐祚欲竟 仁皇帝未竟之緒會策逆死其子噶爾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聰點善馭士卒諸台吉樂為之用 憲皇帝遂決議討之朱文端公載沈

總憲

近思

皆以為天時未至惟張文和公力為懲惡時費直烈公

嗣爵傳爾丹者頌然蓋立面微賴美鬚髯有名將風張將以為帥

築大將壇率滿洲綠營等五萬兵討之諸蒙古藩臣皆執勒以從

時達忠烈公

福力

諫不可

上曰策零殂落噶逆新立彼境分崩

之勢何云不可達曰策零雖死其老臣固在噶逆親賢使能諸酋

長感其先人之德力為扞禦主少則易諫臣強則制專我以千里

轉餉之勞攻彼効死之士臣未見其可況天溽暑未易興師張文

和旁贊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未果知耶

上曰達福患暑疾

盍以薑汁灌之達詞色愈厲

上曰然則命汝副傳以行尚敢辭

耶達語塞遂叩首出禱禱於明堂上親酌傳公以寵其行是

日大雨如澍旗幟盡濕狼狽出國門識者以為不祥時從征為查副將軍弼納巴將軍賽副都統戴公蒙海公蘭西公弼賴定公壽蘇公圖馬公爾齊侍郎永公國塔公爾岱皆一時將帥之選焉八月會師於科布多城噶逆遣將偽降言其國攜貳與哈薩克迭戰經年馬駝羸弱可棄滅其部落傳公信其言欲進師定公壽曰噶逆聞警斂師境內靜以觀變其謀可知我師莫如耀兵境上以揚我武全師凱旋策之上也安可信傳虜片言哭入敵壘以黷其武哉傳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窮蹙之餘安能敵靜強之士不禦

敵非勇也汝何懦怯自損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袍付僕曰汝持此
以歸塋焉生子名壽以誌難也永公國曰國聞用師乘暇而戰未
聞無隙而能致勝者今噶逆親用能人惟求舊選不失材賢不
失位疆圉速闢牧養蕃滋彼雖犯我師旅尚當良籌以禦之而況
歛兵蓄銳乃可深入自暴其師乎海公蘭曰量敵而入將之能謀
也知難而退武之善經者敵未可輕武未可黷俘虜之言奚足為
信羸師待敵外夷之故智君其防之傅詭然曰我國家之所以無
敵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漢兒之習自弱其勢哉因命
整軍以進主事何公溥執轡以諫傅曰叢爾堅儒安識兵家事因

以鞭揮何手而去馬公退告衆曰此師殆哉戴公豪曰帶組具存
何畏死無具也查公弼納曰余刀殖餘生受君恩乃不死今得
以馬革裹屍幸矣查前因允禔朋黨故廷議大辟上特宥之故
查益感激用命及出境數百里不見賊壘獲偵者云在博克托嶺
傳遣蘇公圖往勦未數里聞胡笳聲遠作羶裘四合如黑雲蔽日
傳懼移師東陷和通淖爾華言大澤也定公謂傳曰違衆陷師誰
之咎也傳默然無語定公曰言在先敢辭死乎遂與馬公爾齊率
師援蘇兵既接忽大風蔽日電如牛首我兵血戰間後無繼師定
公壽中天殞蘇公等俱沒於陣西公彌賴率本部援之兵潰身殉

賊遂犯大營傳命蒙古兵禦之定制科爾沁王公樹紅纛土默特
旗樹白纛以為誌轉戰間科爾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
達賴奮身入賊壘白旌耀然衆知蒙古兵敗曰白纛兵入賊隊矣
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傳舉趾失措惟撫馭滿洲士卒曰
慎無墮家聲也永國公刎頸死戴公豪海公蘭自縊於幕杙上何
公溥儒服雅步曰死為國殤永享俎豆榮矣遇賊而死有蒙古叅
領某潛渡淖遇婦人騎以追推某何中水淺得不死醫士湯某蒼
黃奔竄揚言曰余有丹葯噲之可以免渴卒無應者陷于賊傳雜
士伍奔竄出查公弼納躍馬舞刀賊皆披靡潰圍而出不見傳以

其已死恐蒙陷帥罪曰頒白之年豈可復對獄吏遂復入陣而死

達公福殿軍被殺巴公賽血戰死之

另見卷下

惟塔公爾岱冒鋒矢出

中槍穿脛血殷征衫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賊獲諸士卒皆以皮繩穿其脛盛以皮袋載諸馬後從容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逃匿崔符中以千金賂傳傳受賄揚言於衆中蒙古白蠟者先敗乃收公津津斬之蒙古士卒皆忿怒潰軍事聞上震悼

曰朕悔不聽達福言今無及矣乃厚卹其家達故權臣鰲拜孫耻

其祖所為故盡節云乃斥傳爵賞卹諸潰卒後二年噶逆衆大人賴

額駙超勇親王戰於光顯寺

事另見

其勢始衰遂講和焉初

上命

傳爾丹與岳威信公鍾期會議進兵策岳公赴傳穹廬中見壁上
刀槩森然問傳何所用傳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懸以勵衆岳笑而
漫應之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後卒如岳
公所料云

郭劉二疏

國朝懲明代之失因許言官挾私言事紊亂門紀然遇骨鯁之士
彈劾權要列聖必立加獎勸以旌其直如郭華野之劾明余二
相及王高諸人劉文正之劾果毅勤宣皆侃侃正論有足取者備
錄其疏於右郭疏云明珠與余國柱背公營私諸款一凡閣中票

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 聖明時有詰責漫無省議即如陳紫芝之奏劾張汧內並請議處保舉之人 上面諭九卿宜一體嚴處票擬竟不知及一明珠凡奉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曰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曰 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即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佛倫格斯特及其族姪富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匯者為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

腹心凡會議會推皆佛倫格斯特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一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輟轉販鬻必索其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剝削小民柔困遭遇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沾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時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新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極力庇護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為必委任新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詞及上另欲委人則以于成

龍方沐 聖眷必當 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可以統攝於是議
題奏仍屬新輔此是未有阻撓議也及新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
不合始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一科道有內陞及出
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既與之訂約凡
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一明珠自知罪戾
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計疑曲而陰行蜚害意陰謀險最畏者言
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 旨御
史吳禕方頗有忝勅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俱畧指
畧總之明珠一人其智術足以彌縫過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

負恩之罪罄竹難書伏祈 宸威立加嚴譴天下人情無不欣
暢矣其劾王鴻緒高士奇奏疏云 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
人行政皆出 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
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為奸恣肆於
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畧陳之高士奇出身微
賤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
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為士奇者即當竭力奉
公以報 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
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奇士之名夫辦事南書

房者前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審聞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誅之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科臣何楷為義弟兄翰林陳元龍為叔姪鴻緒胞兄頊齡為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大小鄉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人居傳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壘萬即不屬黨援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而人之肯為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綏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先棍

俞子楨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維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治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為收租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李芳開張蝦號寄頓各處賄銀貲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口之窮儒而今忽為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削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谿壑是士奇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

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竟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
奇乃不思改過日新仍怙惡不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戒
餽送定以軍法從事惟士奇與鴻緒怙不畏死於淮揚等處鴻緒
招攬府廳各官約餽萬金潛送士奇淮揚若此他處又不知如何
索詐矣是士奇之欺 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
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
清議為人作壘斷不以為耻且依媚大臣無所不至即以人之所
不屑為者亦甘心為之而不以為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
朝班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

蠹其心鬼域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 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祈 皇上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其劉之彈張文和訥果毅云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恒多臣竊聞輿論動言桐城張姚二姓站却半部縉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鋹等十三人雖二姓本係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之舉襲蔭議敘日增月益以至於今未便遽議裁汰惟稍抑其陞遷之路使之戒備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查得康熙年間因王奕清等

姻眷仕宦最多 仁皇帝曾降旨三載陞遷不許開例奏補今可
仿其例請以三年內除 特旨陞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
親年未強仕統理吏戶二部入典宿衛忝贊中樞兼以出納 王
言超承時蒙 召對嚮用方隆我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
公訥親之居心行事亦當極圖報稱但臣慮訥親以一人之身承
辦事務太多或有疎失臣雖不能知其所管項何所當去願 皇
上諒其才能酌量裁去一二項使其專心機務得以無所錯悞再
其任事過銳逢迎者漸衆請 皇上時加訓飭訥親得以有過知
改常承 主眷二公疏上皆得 嘉旨若合符節

朱白泉獄中上百朱二公書

朱白泉觀察原名友桂涵齋先生孫也今改名朱爾賡額涵齋於
仁皇帝以繪事供奉內廷觀察雖入賞為郎性甚剛毅勇往
敢為屢任封圻以廉能著百菊溪制府任倚之如左右手庚午夏
隨菊溪制府韓桂舫中丞勦撫洋盜張保張鄭氏等頗樹功績

上特賜孔雀翎後任江安道因主議增長輦蕩事宜為河帥陳鳳
翔所控上命鉅卿往訊其人本迂愼為鳳翔所盡惑卒以冒功
不實論罪謫戍伊犁白泉與余最善憶戊午歲冬夜與白泉及謝
鄉泉侍御小集筠堂挑燈剪燭談論天下古今事潸然淚下白

泉以王文成自許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終以任事犯衆怒自
攬其罪今錄其與百朱二公書以見其事之顛末云其與百制府
書云蓋聞人之窮通有數事之成敗有時是不必以口舌爭也物
理之是非有定評國家之體統宜共立是不可以意氣用也額雖
不才然奉教於先生長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竊聞辱名為上辱身
次之是故身泰而名辱古人以為下額自上年九月接奉 恩命
調任江巡依侍節麾俾供驅策受 聖主累世養之恩懷名師
特達知遇之感撫心切齒罔報涓埃竊謂料物為河工之根本葦
蕩為料物之基業悉心剔弊期裨功益比較正額之外增出過倍

然撥蕩為購減廳員冒銷之利按東交方拂營員偷換之慾額以
隻身獨櫻衆怒固已知其禍不旋踵功廢垂成日昨以陳竹香遣
丁京控蒙 欽派鉅公前來查訊驗尾幫駁回之料取船并挾怨
之詞廳營共証合翻此局從吏議而証服戴覆盆以望天從古如
茲況在微末文通有言若使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何以見燕市擊
筑之夫對趙北悲歌之士今已愚昧於此獲罪所知為之流涕路
人為之嘆息撫躬自問為幸多矣此所以含笑而入圜土長歌而
應徵繆者也額始謂今年柴蕩陸續出運七 順清河兩處漫口
藉以堵合外南海阜山安海防四廳奇險藉以搶護誠恐自此廢

棄貽悞堪虞以今思之成敗早遲皆有期合實由天定非關人事也額於十一年作守潮陽海氛告警大幫壓境屠毒生靈驚怖城市額捐資集勇謹守疆場絕濟匪之源挫觸藩之銳卒能化梟為鳩閭閻安堵繹堂制府謂那公彥成以為能言聽謀決匪目李崇玉以計就擒大幫朱黃乞命投款已可旦夕告成風濤永戢而繹堂先生旋被嚴劾竟坐投荒時額以居憂得從漏網三載之後老夫子東節海嶠仍用前策以賊攻賊生路既開輸誠踵至鯨波遂恬舶帆無恙此亦乘勢待時事半功倍之明也也安知葦蕩之功不更待有異日乎不過為人臣子有見利於國者不敢委之時數而濡

滯不前耳至於官轍升沈一官如展久已膜外置之矣抑聞之物
不得其平則鳴額之所遇似不可謂得平矣然昌黎眉山之倫餘
姚萊陽之輩斯並義冠雲天文雄霄壤當其拂逆殊疆顛沛垂死
不聞有伏闕訟冤危辭表憤誠以卿大夫不比齊民曲直蒼黃非
爭一口額待罪監司通籍中外三十餘年若復效尤竹香於獲罪
之後再行申訴豈不重為天下耻笑如漢書之所謂賈豎子爭言
何其無大體者乎惟願老夫子大人調氣頤神珍重柱石之身幸
勿以額為念額被譴至重不過謫戍數年之後循例邀恩猶可
効其犬馬則額雖在萬里如依函丈若老夫子以額之故至煩

聖睿是顧之疎拙不能周詳以為師門光寵而轉使慈懷耿耿則
負疚愈深顧遠覽先聖知命之教中考昔賢處變之方近驗已身
經歷之跡反求本身貞厲之故區區寸心伏乞採察其與朱方伯
錫爵書云竊念弟歷官中外世受國恩自量移江南以來思欲
稍竭涓埃勉圖報稱再四延訪知江南重務莫大於防河而防河
機宜莫先於儲料葦蕩營者國家之官地料物之所從出也自
齊敏愍齊蘇開之於前嵇文恭璜守之於後天產地利固足金堤
比年以來葦營廢弛料價翔貴南河庫貯歲糜金錢數百萬仍復
繕堤不完漫口屢告皆由工無存料猝難購買欲事搶廂已成冲

決而葦營地畝一萬二千餘頃歲產柴千萬束徒令灘棍狡兵據
為利藪盜賣採割轉販到工額誠私心痛之是以奉委伊始不自
度德量力奮然欲除此弊欣逢大府嚴明有司效命果獲掃除積
習實收成功於舊定正額二百四十五萬之外增出餘柴四百三
十餘萬束而衆怨沸騰謗書滿篋吹毛求疵力翻此局遂逢吏議
竟挂彈章若以叅詞核之不復少加辯雪將含垢後世傳笑四方
額實無以自容於天下矣謹按叅詞曰以採柴之刀本採草而草
又不足原估之數工程不歸實用錢糧盡成虛糜云云去年辦理
葦蕩時左營俱係淨柴右營因有下茂地段土地瘠薄所產葦柴

烏荻鹽蒿紅草蒲頭五種相間名五花頭束交工適用所以照例
詳定與葦青淨柴三七勻配乃星使臨工以為巧立名目不容申
辦葦船諸人遂各希指承順有三成葦七成草之語不知例載雜
草每斤一釐三毫此採柴刀本僅發一分二釐一毫是所辦之柴
即不必問五花頭與抽改情弊全以草論每束折算十六七斤每
蒲草一束節省將及一分三百萬束蒲草即節省三萬兩何況右
營出運之柴三百餘萬業經交廳廂用取有工收冊報工段為准
左營未運之柴現俱存貯蕩中委員查驗方回乃欲概行抹然而
以為不適工用虛糜錢糧乎此顧之所不解也又參詞曰儘蕩搜

括之苦累樵兵實所難堪云云查工部則例載葦營所產之柴儘數採交其餘柴之餘除量為酌賞外即行盡數歸公其有私動餘柴並束者官則從重叅處兵役嚴行治罪自葦營廢壞十隊効目勾通附近灘棍偷漏柴束轉買南河廳員領購之價乾沒其餘効目據官產之柴因以為利樵兵人等不過分沾餘馥歷來辦蕩之員歸苦累於樵兵分私肥於効目若以功令繩之則罪將有在矣然顧昨於奉委時深知其弊不肯波及前事但思調劑兵夫故詳定章程內樵兵給與耕地借與牛具籽種船兵月餉仍舊雖照乾隆以前舊例設船歸廳自運而船兵隨船駕運並無失業又另加

一柴束給廳員使廳員挪抵購料於購價內籌貼食米是樵船各兵等從前乞憐於効目者其盜賣之利小此時取給於公家其調劑之利大而況兩營樵兵左營尚屬額設右營多係僱役向來効目以四五文一束僱採而今官以十二文一束僱採食力為傭加倍得利何從苦累乎夫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縱使有司奉行不力樵兵竟有苦累亦當備求實惠重議卹兵以運柴不得留柴而養兵也今南河竭天下不足以供而棄此額產葦柴徒供慾壑令司農有仰屋之嗟 天府廉水衡之費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叅詞曰把總錢永勝據寔具稟蒲草即將錢永勝頂帶摘去勒令受裝蒲

草云云本年二月十九日錢把總在蕩督裝以運柴夾草受裝出
蕩已有一百九十餘幫尚存船八十餘幫現在受裝具稟願因查
蕩時柴束並無蒲草知係預為抽賣抵換地步即於十八日接稟
嚴行批飭後恐蕩內耳目難週果有包蒲夾草等弊隨於十九日
據錢把總所稟札行韓守備移會王叅將一體嚴查駁換又恐承
辦之人未免回護添委知縣劉平驕專查有無夾草錢把總並未
再有稟白請驗柴束是願之批飭專為不許受裝夾草而設迨後
順清河漫口搶築需料孔殷錢所運料船在李工停泊去工四十
里順風五六日觀望不前潛回浦寓是以會同庫道摘頂示懲其

去具稟蒲草時案隔半月仰卷可懲錢把總希圖脫罪巧構南箕而星使驗明批稟不顧文理之順逆以剔除夾草者反為勒裝蒲草遂使海上樓成臺中讞定此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叅詞曰汰黃隄運到之柴經各廳具稟短少云云本年八廳共稟稱浚船所帶淨柴大捆者俱執以自賣餘柴概不交納及拆稱垛計每垛竟柴只一萬四千餘斤而每垛折短茸草有一萬一千餘斤額去冬儘蕩搜括時收買餘方之例業經會庫道裁革船兵何從得有餘柴其沿途抽改無疑是以各道特奉制河二憲委審得實責處目兵然葦營兵目積弊相沿旋有山安廳稟請驗收到工葦柴經委員

覆稟驗明船兵所交之柴夾雜短少每船另有淨柴數百束吊驗
四束稱重九十餘斤的係蕩內原捆勒令交工即有老嫗幼婦跳
河拚命而山安廳自稟與船目議明以原捆交工八折收受而船
兵又以六分改捆抵交仍要八折收受各等語衆証確然而乃以
為畏懼威勢草率了案以監司公定素卷為虛以奸弁挾怨巧言
為實此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叅詞曰左營蕩柴雖無夾草而每束
短少四斤六斤云云向來蕩內產柴濕乾枯遞分三種其初採時
盤捆捆成以三十斤上下為度一年之後內重耐乾者有二十四
五斤不耐乾者即止十五六斤不過報部之時彼此牽算約以二

十二斤其實廳員領帑自購之料並無此數今左營蕩柴自去秋以至今冬存貯一年豈無耗折而摺內既有堆積愈久折耗愈多之語又曰荒貯蕩地未運至工此自河道不通之故豈得以為採柴罪過且幸而未經出蕩星使猶得以驗無夾草設使河道通行船兵出運沿途抽拔改捆則蒲草亦與右營等耳觀者豈復代為區別哉不即左營以驗右營之無草轉以耗折為斤重之不數此又額之所未解也總之葦蕩之事非衆人之所樂成而草創經營亦非一年所能盡善是以今年圍估新屆將下茂五花頭不行估採將二尺四寸箱口加寬四寸又奏明試行三年酌中定額若果

司事得人日臻起色其於國計民生豈無裨益乃棋局一更大事
盡廢今年新估八百萬束隨在盜賣莫復過問刻下雖奉到諭
旨仍須核實採辦再定章程而聚訟紛紛適從誰是羣小泄泄威
令不行縱有桑榆之效已見東隅之失豈不深可痛惜哉額見收
時星使並未按問但令隨帶司員代具親供至額將印卷七套呈
核又裁截要証印稿七件然後發還菊溪先生深憤不平額在獄
中曾上書菊溪先生自明成敗有時勸勿仰煩聖慮迨定擬覆
奏後外間傳有摺稿菊溪愈怒不可解而清河令郭禹修者與安
徽包慎伯蓋寶始終蕩事見額獄且不測竟私走春明欲為訴冤

二人去後二日額始知之遣急足數輩追及汶上而返會臺諫中

有劾菊溪先生者

為馬履泰吳雲

上命星使密偵於彭城回奏一疏具

言所劾虛無並為

額

湔雪云前征洋匪辛苦備常家無餘財人所

共知或以此重邀

天恩未減罪狀然前此嚴恭乍入自分立正

典刑乃

高厚鴻慈僅與荷校三月是

聖主好生之德業已寬

無可寬何敢再行希冀惟

額

除樊太驟衆謗羣疑雖執法大臣亦

為所惑卒之陰察其冤抗表代白畧不護前

額

之愚忠或尚猶有

可取而三代直道之風其真至今未泯矣乎故縷覲布呈以達區

區伏望閣下於衆惡必察之下存日久論定之識也觀察二書前

書隱忍不辨得人臣引罪之體後書分條駁詰以洗滌百世之名
合而觀之可互相發明也

西域用兵始末

準噶爾自光顯寺一敗

事見後卷

決意請和至乾隆四年和議始成又

許通市及入藏作佛事人馬貨物皆限以數噶爾丹策零於乾隆
十四年死生三子一女長曰喇嘛達爾扎次曰那木扎爾又次曰
莫克什女曰烏蘭巴雅爾阿札母貴蒙古最重嫡庶國人因立阿
札坐床坐床者華人言即位也那木扎爾殺莫克什喇嘛達爾扎
自危乃殺阿札而自立烏蘭巴雅爾與其夫擁戴有功因其委任

踈遠叛去達又擒而殺之當是時大策零

事見上卷

王孫達瓦齊與輝

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另居雅爾地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千戶

華言奴也

達瓦齊與達爾扎為近族貴而無位阿逆出身微賤而狡黠兇狼
迴異諸酋亦皆不平達爾扎之所為與之相抗不奉教令達爾扎
命衆討之達瓦齊等兵敗竄入哈薩克達爾扎以二人不除終為
禍害遂遣心腹人率兵六萬追之期於必獲達瓦齊計無所出日
夜涕泣而已阿逆曰與其束以待擒何若挺而走險兵法所謂往
呢其吭者也因率精銳卒一千五百人裹糧懷刃於山嶺僻境繞
道入伊犁乘其不備黃夜突入其幕達爾扎方圍爐擁妾飲酒阿

逆趨而斬之撫定其部落迎達瓦齊入立之初策零拉布坦欲叛中國也以衛藏據其右臂欲與之和使無後顧之患因以其女妻拉藏王子入贅其國陰說拉藏王頗羅鼐叛中國頗感 仁皇帝之恩固守臣節策逆怒遂親率師由回部之沙雅爾潛襲衛藏近星宿海為導者誤入大澤中沮洳難行人馬多死窮蹙而歸遂斬其贅壻其妻有遺腹女長而適阿逆父阿逆初生時滿身鮮血或謂其復讐而來也達瓦齊既立不能統馭其屬歲多叛亡每遇急難必檄阿逆至與調停 阿逆諂讓之達瓦齊不甘曰彼雖才能終為我之臣僕何敢以臣凌君而忘其已為所立也其後達部署

漸定因曰不誅阿某禍終未艾因統領國兵討之阿逆不敢十九年遂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往靖亂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已得據其位也 純皇帝實知其國內亂之可乘足以竟先朝數十年未竟之緒今事會適至乃天以其國畀我大清時不可失遂決意用兵時舉朝不知準噶爾內亂狃於辛亥敗兵之事不願勞師動衆惟傳文忠公一人力贊成之 上曰卿朕之張華裴度也阿逆入覲 上以撫綏事急乘馬三日而至熱河命王公大臣皆從往陪宴阿逆行抱見禮 上從容撫慰並賜 上駟與之乘親與其分較馬射並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 賜宴而退

阿悚然時冬月嚴寒阿逆汗下如雨退告其下曰真天人也敢
不誓服傅文忠退曰余今日膽裂自不知生死矣乙亥春遂兩路
進兵北路以班直義公第為定北將軍阿逆為定遠左副將軍副
之西路以陝督董鄂公永常為定西將軍薩賴爾為定遠右副將
副之盡簡八旗子弟吉林索倫諸精銳士卒從之所至準夷各部
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酒牽羊以降兵行數千里無
一人敢抗者五月五日齊抵伊犁達瓦齊阻渾為營衆尚萬餘我
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衆驚
潰達瓦齊竄走陰計阿克蘇回人伯克霍迪斯為已所立必不負

之因率親丁百餘騎逃至回疆去阿克蘇四十里霍迪斯已遣人
具牛酒以迎達瓦齊之黨以為不可信而達以為與其有恩遂殺
牛酌酒與衆酣醉後霍迪斯盡縛之入城後承班公檄獻諸軍門
並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先後檻入行獻俘禮 上御午門樓
受之以達瓦齊人固庸憇可憫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寶善寺街
擇誠隱郡王孫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鵝鴨浴
其中以爲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 上
命爲御前侍衛終優容之準夷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部落
也部各有汗 上初用兵欲俟平定後仍其舊設四汗衆建之而

分其力如喀爾喀之編七旗至今長亨太平而阿逆志不在此
上預燭其情甫出兵即密諭班公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
念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為科爾沁親王與阿逆言語相通
氣類相近令與之偕行俾耦居無猜實陰伺之乃額駙為其所紿
反與之昵阿逆遂恃為奧援既平伊犁阿逆處事多不稟承將軍
生殺自專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舊用小紅鈴記發書鄰部
哈薩克及俄羅斯等國皆不言降我朝但謂率滿洲蒙古兵來
定準噶爾又使其黨等流言不立阿逆為汗終不得寧班公憂之
鄂襄烈公曰吾儕大臣所謂消患於未萌昔拉忠烈公誅朱爾墨

札事見後卷

身雖殉死終膺懋典吾等可仿而行之此傅介子請纓日

也班曰阿逆叛迹未見安可妄誅藩臣以櫻上之怒哉遂密以

其事馳奏上命即軍中誅之母濡忍貽後患而是時大兵皆凱

旋隨二公者僅五百人餘皆新附衆班公遂不敢舉事上先有

旨命阿逆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公等趣其行欲使入我境

則易擒也先是六月中額駙奉旨先歸阿逆私以總統舊部之

意乞其代奏並約以期如得請旨當七月下旬至及額駙歸事

已中變遂匿其奏阿逆待命久不至班公迫其行令喀爾喀親

王額林沁多爾濟伴之阿逆不得已起程中途遽延猶有所望也

迨八月中尚無信疑事已變入境且得禍遂陰召其衆張幕請額
宴酒數行起謂額曰阿某非不臣但中國寡信今入其境如驅牛
羊入市大丈夫當自立事業安肯延頸待戮遂命呼酒者再伏兵
四起旌旗耀目擁阿逆出營去阿逆徐解副將軍印組擲與額曰
汝持此交還 大皇帝可也遂據鞍馳去額林沁多爾濟瞠目視
之無如之何阿逆遂寄聲伊犁嗾其叛又遣其黨阿巴噶斯哈丹
等掠西路軍臺而伊犁宰桑克什木敦多卜等果遽起為亂倉卒
兵少班鄂二公扼腕無計鄂曰今日徒死無濟於事有負 上付
託矣班公持劔太息久之刎頸而死鄂故書生腕弱不能下命其

僕刺腹而死事聞 上以額駙匿情不奏欲立正典刑來文端公

請曰願 皇上念 孝賢皇后莫使公主遭娶獨之歎 上揮淚

太息勸其死祇祝其爵額林沁多爾濟以元裔故特與賜死改命

公策楞公達爾黨阿由巴爾坤速進兵二十二年叅贊公 王保至

特克勒深知阿逆僅距一程欲急追之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

阿逆至遂駐兵俟之而不知報信者即阿逆之偵者以為緩師計

阿逆得從容而去遂逃入哈薩克 上怒拜瓜爾佳公 哈達哈鈕

祜祿公 達爾黨阿 為定西大將軍加大學士銜以擒阿逆事專委

之復命握二大將軍印使阿逆心以為傳文忠公至冀其自投羅

網達至哈薩克界阿逆方借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敗之擒其酋
長願往說其主阿布賚擒阿逆來獻達受其紿縱之去卒無音耗
達復使人詢之訖未得要領而西路降夷巴雅爾噶爾藏多爾濟

哈薩克錫喇尼瑪舍楞等皆羣起叛亂都統公和起殲焉兆文襄

公惠復有濟爾哈朗之圍

事見後卷

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輒叛知厄

魯特人概不可以恩信結故命喀爾喀超勇王成衮札布出北路

兆文襄公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蹂踐扎那噶布

爾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呢瑪又欲襲扎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

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為汗聞我兵將至又遁去諸

賊皆竄匿於是兆文襄擒原任內大臣巴桑鄂博什擒原任散秩大臣厄爾錐音圖倫楚擒原任貝勒納奇木海超勇公蘭察擒巴雅爾烏爾登擒尼瑪扎那噶爾布已病死台吉琿齊達瓦以其首來獻惟阿逆尚未獲六月兆文襄公使愛將軍

星阿阿拉善王

卜藏等追阿逆至哈薩克其長阿布賚以為大兵取其部也鋒刃

既交我兵勢寡阿拉善王曰與其同沒何若冒死說敵猶可冀免因脫帽蹈烟燄馳去作蒙古語曰吾來說降阿布賚因收軍見王

王從容曰吾亦係也速後

王之父阿寶始降本朝

固厄魯特也因歸降故荷

大皇帝撫綏裂土封之水為藩服今部長叢爾小國何可信阿

逆之言自興 天朝為敵是代人受禍也阿布賚悟請降為屬國
適阿逆率二十人往投之阿布賚約以詰朝相見先使人收其馬
阿逆驚又逃阿布賚執其兄達什策凌送軍門事聞 上大悅封
羅為親王受阿布賚降令其歲時納貢如朝鮮琉球云阿逆徒步
入鄂羅斯為樵者所得守卡之瑪玉爾名官送往其國我侍衛順德
訥尋踪往瑪玉爾諉為不知時廷臣議又恐挑鄂羅斯之釁兵連
不結陳文勤公有將帥糧餉帑餉三議史文靖公直欲退守玉門
關 上笑曰皆書生之語不足與較因命理藩院行文鄂羅斯索
之阿逆患病死鄂羅斯以其屍送入邊 上命素識阿逆之林丕

多爾濟往驗屍屬實於是阿逆之局始結 上命兆富二將軍擇地過冬明年再盡勦厄魯特之漏網者二十三年春兆文襄由博羅布爾蘇富公由賽里木如獮場中分兩翼合圍約相會於伊犁凡山陬水涯可漁獮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時厄魯特懾我兵威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計自準夷內亂以來惟杜爾伯特策楞內附始終無異志其王策楞臨終時諄諄囑其子孫報效 天朝百世毋忘此德故其所部得保全至今無恙世襲藩封云其次則達什達瓦之妻當阿

逆初叛時正伊犁騷擾之際獨率所部疑關來投上憫其誠使居巴里坤後徙熱河編其人為兵俾資餉以給若沙克都爾曼吉不從亂全部內移依巴里坤近城以居宜得免矣值巴雅爾等之亂上諭巴里坤大將雅將軍爾哈善密察之如可信則坦懷以待勿使疑否則先發制人毋令為肘腋患初非必欲殺之也雅故書生不敢保時餉正乏而沙請糧不休雅患本軍缺糧而又齎敵遂令裨將闕師相率五百人入其壘若失路借宿者沙屠羊以待中夜大雪聞曰此擒吳元濟時也遂以笳為令襲其臥廬盡殲全部四千餘人沙被殺時殘燈未滅其妻睡夢中驚起不忍其夫之

戕於亂刃髀而抱持之如兩白蛇宛蜒穹廬中以至於死雅以沙
謀叛被殺報 上封雅為一等伯雅歸朝日拜其祖祠歎曰李廣

以殺降不封侯至於失道自刎今我罪踰於廣而反膺五等之爵

祖宗蔑血食矣其後果以失機被誅

事另見

上於庚戌中詠西域

諸故事猶及雅之濫殺云其他諸賊既降復叛自取誅滅草薶禽

獮無噍類固無論已此固厄魯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

鄂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里內遂無一

人蒼天欲盡除之空其地為我 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以為

禍首輾轉以至漸滅也自此偃息兵戈墾闢屯田中原民爭趨之

村落連屬烟火相望陌巷間牛羊成羣皮角擅褐之所出商賈輻
輳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景象也惟 純皇帝
天資聰明乾健不惑見事機可乘順天而行每軍書旁午應機指
示必揭要領或數百言或數十言軍機大臣承 旨出授司員屬
草率至腕脫或軍報到以夜分則預飭內監雖寢必奏迨軍機大
臣得信入直廬 上已披衣覽畢召聆久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
十刻 上猶秉燭待閱不稍假寐或一二日無軍報則延望不釋
蓋數年如一日也領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長 上即其所奏勇
怯勤惰洞見肺腑分別功過信賞必罰是以人人效命有進無退

成此大功歷觀史冊漢唐以來何代可以比隆者也

李壯烈戰蹟

閩中國積富區自總督雅德伍拉納等驕奢貪縱吏治廢弛下屬習為懈怠海中盜艇猖獗鯨鯢日盛閩中水師懦怯莫敢與櫻提督倪斯得老而耄不諳紀律惟令士卒避寇而已故蔡牽朱濆等嘯聚海澄兵至十萬於乙丑冬突入臺灣賴浙江提督李公長庚抵死禦之臺灣得以恢復公同安人由武科起家出為浙江副將福文襄王康安見而奇之時安南阮光平陰叛本朝命其夷官等入中國海面擄劫以充其國帑王命公往擒之公曰官船釘踈板

薄不能衝哭波濤長庚願傾家造船以適其用惟火藥非私家所有願公賜之其餘不費官絲毫物也王大悅奏署總兵銜並賜銀數萬公乃造海船數十艇不加縷飾與客船無異率兵三千尾追夷艇夷人以為客舶遂返舟與之敵公乃旗鼓哭出聲振數里加以颶風大作海濤洶涌公士卒百倍鎗礮驟發賊船驚潰覆船數百殆盡俘斬數千人生擒夷偽官倫貴利等以獻王優獎之請命於朝任海壇總兵浙撫阮公元倚為左右手公雖武人好讀書樂靜坐與阮公唱和無虛日臺灣之役公已將蔡牽賊艇圍於鹿耳門計日可擒其時所率多閩兵公浙中精兵祇五百餘人蔡牽以

賤錢四百餘萬遍募閩中將卒諸將遂解體不為力戰數日牽遣
嬰童蹈小船偽獻降書欲效郭循之策公覺之抵書於地褫衣刃
見公立誅之是晚大風雨蔡牽乘勢解纜而去公方飲酒立傾杯
整隊進閩中兵無不披靡莫有繼者公太息曰朝廷養兵百餘年
一旦用之乃反為賊之間諜諸將帥果何為者因全軍而歸閩督
阿林保置酒與賀筵間從容笑語曰海上事易為掩飾如公以蔡
牽假首至余即飛章露布不惟公居首功吾亦當受帷幄之賞如
如則海氛告成此局亦了豈不勝衝突鯨濤倭倖於萬一哉公奮
然曰于清端之捉賊姚制府之用兵長庚所知也石三保聶人傑

之擒長庚所未解者 皇上之所以委任長庚者蓋欲使永靖海氛以綏民命其成功與否則天也公以文吏倘佯中外故宜幸其事早蒞其功僕則視海舶如廬舍不畏其險也公今以逗撓劾長庚之罪他日以覆舟譁長庚之死皆維公命之是從也僕一武夫猶知以死報國公以世臣名族敷歷封疆縱未嫻於軍旅亦罔識忠孝二字乎公何其淺視僕也遂推几而出其幕客諫曰將軍誤矣自閩粵用兵以來生靈糜爛者幾數百餘萬皆以蔡牽一人故也今或假傳其授首以博 天顏之喜或羈縻以官爵收其桑榆之效則其局可了將軍宴坐衙齋緩帶投壺不亦樂乎定必冒風

薄之險必欲涸其巢宅一旦颶風阻路音耗莫通糧餉莫繼士卒散亡縱竭將軍一人之力難以敵衆給百萬之師倘稍失利大吏朦朧奏之將軍必遭獄吏之辱矣公慨然曰君不聞王彥章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語乎僕雖不肖願與蔡牽同日死不願與其同天生也閩督故恨之切齒至漁山之戰公舶遭風失信阿遂誣公逃寇不知所之入奏賴阮公以公受傷入告上優語獎之後於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戰於黑水洋時蔡牽以三舟楫出公艇半里耳寇勢已窮迫公因山為壘以逸待勞舟師四面圍之計日以擒而閩督以飛檄催戰動以逗撓為詞幕客勸公封章以奏公

所舡怒曰大丈夫以死報國不受唾面之辱也因整軍進下令軍
皆持短兵以為必死計及戰浙軍無不一當百有卒校跳牽船上
牽幾被其擒以衆寡不敵死之而牽奴林小猗素識公面暗中指
示由篷窗中出火鎗中公胸公茹痛呼諸將部署其事曰諸君不
殺此賊老夫死不瞑目矣因長號而終事聞上震悼封一等壯

烈伯謚忠毅祀昭忠祠公卒後二年公部將邱公

良功

王公得祿

等率公舊卒建功海上時閩督易以方保巖制府

維甸

與二將合

志殲賊戴文端公

衛亨

時掌樞柄凡所請無不立時俞允中無阻

撓二將得以用命蔡牽投海死其子小仁獲而奴之海氛遂平然

皆由公裹血茹瘡大小百餘戰於驚濤怒浪之中使賊無以休息
其精銳日見耗亡是以繼之者奇功之易蔽也

嘯亭雜錄卷之四

岳青天

岳少保起滿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令尹某以貪黷著公入署時命僕自屋宇器用皆洗滌之曰勿緇染其汚跡也後興將軍某抗罷官今上親政首起用為山東布政使俄調任江南巡撫公以清介自失夫人親掌簽押署中僮僕不過數人出則騎從蕭條屏却輿轎渡驛敝服居然寒素禁止遊船妓館無事不許燕賓演劇吳下奢侈之風為之一變實數十年中所未有者其

馭下甚寬然不假以事權嘗與客共談指其侍從曰若輩惟可令其洒埽趨走烹茶吸煙而已署中政事乃天子付我輩者安可使其與聞從來大吏多不能令終者皆倚任若輩為心腹故也其夫人尤嚴正公常往籍畢奔尚書產歸已暮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奔山尚書即以耽於酒色故至於家產蕩然今相公觸目驚心方畏戒之不服乃復效彼為耶公長謝乃已故吳民至今思之演為岳青天歌以湯文正之後一人而已

昌齡藏書

傅察太史昌齡傳閣峯尚書子性耽書史築謙益堂丹鉛萬卷錦

軸牙籤為一時之盛通志堂藏書雖多其精粹蔑如也今日其家式微其遺書多為余所購如宋末江湖諸集多公自手抄者亦應見其風雅也

馬壯節公

馬壯節公諱詮初中乾隆壬申武探花因與同僚角觖故罷官入京營為武弁傅文忠公甚倚任之後中庚辰探花世人榮之洊至四川提督從征金川時溫相國福擁兵不進公慨然曰金川叢爾小夷經大兵兩度撻伐不能獲尺寸之利乃至屯師經年老師糜餉安用將率為也今相國以台司重臣不能出險用奇使彼畏威

華面惟知置酒高會捷辱士卒終將何物歸報 天子真所謂空
搖羽扇無計請纓者也溫笑斥其妄其後木果木之敗公殿後隊
手戮數十賊力盡乃死同難者有黃提督天弼牛提督天昇皆不
及公之勇烈云

薩賴爾之叛

準夷初亂時達什達瓦部下有軍卒薩賴爾者不肯他屬率千戶
首先降 純皇帝召見詢以準夷事薩曰目今諸台吉皆覬覦大
位各不相下達爾扎以方外之人篡殺得國誰肯願為其僕況往
昔噶爾丹在時優待下屬親如骨肉其軍卒有功者噶親酌酒割

肉食之每秋末行圍爭較禽獸彎弓馳騁毫無君臣之別故人樂為之用今達爾扎妄自尊大彷彿效漢習每召對時長跪請命罄效之下生死以之故故舊切齒其危亡可立待也 上悅授散秩大臣其後其國互相篡弑卒如薩言及阿睦爾撒納攸關薩復奏其為衆部所畏服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 上乃拜薩為副將軍率所降衆往討及伊犁復變班那二公召薩讓之薩曰阿逆智勇兼備何可以撓其鋒不如裹糧先歸覆命 天子將準夷全部界之則其禍立解也鄂襄勤曰為王守土之臣安可以地資賊當此危急之時理宜效死弗去豈可捧首逃竄致對於司敗也薩拂然

曰儒豎安知兵家事因策馬去改易厄魯特衣冠以叛及策公楊
收復伊犁時薩復覲顏以歸迎大軍於土魯番上命械至京陳
文勤公請首誅之上曰死綏之義惟士大夫之所宜守薩賴爾
乃藩部孱臣安知大節未可苛加責備如卿所言反高視薩賴爾
矣因命其泥首於班鄂二公之柩前乃釋其縛復授內大臣數
年始卒夫以亡國俘虜因其歸誠之早乃至諒其苦衷曲法以貸
亦可覘純皇帝之寬仁大度矣

李昭信相公

李昭信相國侍堯為忠襄公永芳六世孫少以世廕膺宿衛純

皇帝見曰此天下奇才也立授滿洲副都統部臣以違例凡之上曰李永芳孫安可與他漢軍比也後任廣東將軍即轉兩粵制府先後幾二十餘年公短小精敏機警過人凡案籍經目終身不忘其下屬謁見數語即知其才幹擁几高卧談其邑之肥瘠利害動中窺要州縣有陰事者公即縷縷道之如目覩其事者故譽咳之下人皆悚慄然性驕奢貪黷竭民膏脂又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識者譏之任雲貴總督以受納下屬賄賂故下獄廷議大辟上終憐其才故緩其獄復歷任陝甘兩湖浙閩諸制府而貪黷仍如故其督閩時值臺灣之變上以

常青非將材恐不能守臺郡令其全師以歸待傅文襄王至再籌
進取公以臺為嚴邑一旦失守非十萬兵不易取恐有失機宜因
將諭節去數語錄寄常青然後具疏請罪上大悅以為處置
得宜有古大臣風度賜雙眼孔雀翎獲諭獎之其處大事明
決若此亦未可徒責以素絲之節也

烏提督

乾隆甲午壽張民王倫作亂孫總兵惟一舉兵剿之衆寡不敢徐
中丞績檄合省兵與河督姚立德會剿戰於柳川賊初起事皆烏
合衆見官兵甚畏徐故書生紀律頗疎又令將軍殺縛載後乘倉

卒遇賊士卒皆徒手與敵遂至大潰宗室某首先逃遁徐中丞避
兵東昌賊遂猖獗進圍臨清時守將為葉清故武科子弟善於詩
書擘窠字倉卒乘馬傷髀署知州秦震鈞與恭將烏公大經任守
城責各堞立烽燧造火器及擊木礮石等具嚴察奸謀曉諭民
令其分地而守賊屢次攻之火器驟發斃賊無算賊首王倫對城
張黃蓋奏鼓樂指揮其衆公令敢死士數人突出擊之幾獲王倫
黨抵死禦之倉卒奔去後舒文襄公率葉旅救之其圍始解舒公
召公詢其顛末公應對詳明舒薦於朝 純皇帝召見奇公貌曰
真將種也公故修髯豎立望之生畏云後游擢至甘肅提督終於

仕

孝感之戰

癸酉秋余掌棘聞搜檢事與明參政亮同事數日聞其談孝感戰事頗詳故彙括其詞於卷中明云嘉慶丙辰夏湖北孝感滋事毗連三省賊衆蟻聚數萬總統永公保屢為所敗先後徵兵數千皆全軍覆沒余方獲罪以待衛銜自西域歸純皇帝命余往代余行至當陽路謁畢制府沅時惟有固原西家兵五百人畢全界之余曰今孝感嘯聚數月已傷官兵數千是其賊中必有知兵之士若不十培其衆難以破敵此王翦之所以請益兵破楚也今若不

謀而後進以零丁積畏之兵禦銳氣方剛之賊是驅羊入虎投刺待縛也畢無以對適陝西鎮德公先率其兵三十人至願隨余往畢大喜曰此天助將軍以成功也其糗糧器械吾願任之余大喜過望鼓勵以行數日至楊鎮民已逃竄街市空闕賊聞余至皆領兵守其寨余率衆守橋笑謂衆曰此羸張飛尚可禦幾許敵也衆故余舊部下皆談笑以答余命諸將鳴鼓吹角以致賊師賊果露湧至余據地勢殺傷頗相當賊詫曰吾儕與官軍門未有不聞聲而潰者此老子殊耐戰乃爾嗣聞為余皆相顧唏噓曰此老尚無恙耶此吾儕命蹇故也次日賊繞道上北山據建瓴以覷我德鎮

請戰余曰賊勇狠而銳未易覲視固以千人付之德故未經戰陣
既見敵未鼓而火鎗驟發余聞其聲驚曰孺子誤乃公事此軍殆
矣非出奇萬無以勝之因怒馬獨出率將士數十人行荒畦間繞
出數里畦間駭屍縱橫皆永公兵潰死者適有江西潰卒二百自
德安至三五散坐黃金廟側方燕火聚食余笑曰雖余幕中謀士
所資余力者未必如是之巧以此破敵必矣遂呼其將士至慰以
善言諸人聞余名爭先踴躍請戰余授以旗鼓命掩伏山側余遂
趨賊壘其壘外松棚下餘賊方睜望余驟發矢傷數人賊錯愕間
江西兵展旗鳴笳以進賊互相踐蹈曰伏兵至矣賊中有紅巾者

聲揚於衆曰慎毋驚恐速發大礮以禦我兵聞皆披靡余誑曰礮
砮矣賊固烏合不解用礮礮果裂聲震山谷我兵突烟而入余因
縱火焚其松棚大光燦然山上賊聞之皆退歸巢因圍其四門為
避守計時德鎮所率兵亦振旅還其固原士卒皆爭先用命奪其
西壕梁進賊當門拒之兵無以入德鎮請用蔡人擒公孫廟計述
左氏多則死二之語語余曰彼一勇夫故可施此計今賊至萬人
徒傷勇夫非計也因命積柴時他門外賊未覺察適大風霾因風
施火俄見萬屢驟焚我兵合圍其壕賊無路行突烟出者咸墮於
壕哭聲震天大光竟夕火三日始燼於焦骨中取賊首

屍其

賊遂平捷聞 純皇帝大喜復余職而責永永遂恚其恨至己未
歲余方逐張漢潮於漢中事見另卷永為松尚書筠所劾其私度為余
漏言乃密疏劾余 上命那尚書彥成代領余衆余已擒張漢潮
方振旋而被逮致使功敗垂成可可惜也其言顛末若此明故宿
將談戰鬥事形狀如繪簡兵儲糗咸如兵法非他人所易及者余
記丙辰夏間潘若舟侍御名紹經聞明復起用笑謂余曰吾鄉人
方人袞肩輿請明入楚吾甘心願為其輿夫也雖一時戲語亦可
覘公之威望也

王文雄

自嘉慶丙辰春楚匪滋事當事者過於持重遂至蔓延三省用兵
十載方至撲滅其中殉難者提臣為王公文雉花公連布富公成
穆公克登額鎮臣則諸公神保朱公射斗袁公國鎮何公元卿施
公縉德公光凝公德北公爾杭阿李公紹祖其中死尤烈者以王
穆花三將為最穆花事見石卷王公貴州人由行伍游至通州協副將率
直隸兵往援鄖陽時陝撫為秦公承恩性懦弱不知兵事賊遂猖
獗挺入陝境至盤屋秦惟閉門獨守日夕哭泣目皆腫公倉卒率
直兵繞道擊之陝境保全公之力也事聞秦受上賞公累擊賊賊
皆畏之恨入切骨庚申夏於棧道中猝遇賊賊覘知公兵力單弱

乃四出紛擊公轉戰竟日路既險峻糧復斷絕遂為賊擒公噴血
痛罵賊首曰此手戮吾三十二頭目之人不可令其速死以洩吾
憤乃支解竟日賊既退軍士於草中尋遺骸惟餘一臂而已諸大
將死節慘者莫公若也事聞上震悼賜世襲一等子其嗣開雲
以世蔭任臺諫建白有聲今出為順德太守

楊時齋提督

國家昇平日久提鎮皆由武科積勞以致開闢初未嫻於武畧
居多故川楚之變將帥多不知兵以致敗衄其身經百戰而功績
尤著者以楊時齋軍門為最公名遇春四川人由武舉入營紅苗

之變公以材官奔走其間傳文襄王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因權
至專閫時宜制府綿督陝甘畏蒞不前公諫曰甘涼兵為天下勁
卒阿文成公曾將以平西域今諸將尤有能談及者制軍據河山
之險擁精銳之卒自關隴西下建瓴之勢破敵必矣崇何以百戰
之卒而畏烏合之衆也哉宜不能用其策願經略至陝倚公為左
右手公修髯偉貌善撫馭士卒其部下皆邪匪所反正者腰懸長
刀形狀兇險而公頤指語使愛戴之如父母故十載之間所至克
敵聲價赫然公有黃驃日馳數百里公乘以追賊未有能及之者
故賊人畏之如虎其部下諸將如楊公芳游公雲棟吳公廷剛祝

公廷彪皆由偏裨而公拔至專閫有郭令公之於李西平渾太尉之風白馬闢叛軍之役官兵業經敗北公獨騎至賊隊中說以大義賊即拋戈而降其為賊所佩服若此甲戌春公陞見來京上召見優獎之 賜紫禁城騎馬 乾清門侍衛裡行武臣中罕有比者今鎮陝中幾十餘載而勇健猶如故云

議政大臣

國初定制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凡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皆交議政大臣會議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儀雍正中設立軍機處議政之權遂微然由存其名以為滿大

臣秉銜乾隆壬子 純皇帝特旨裁之

領侍衛府

國初以八旗將士平定寰區鑲黃等三旗為 天子自將爰選其子弟仿周官宮伯之制命曰侍衛其日侍 禁廷左右供趨走曰御前侍衛稍次曰乾清門侍衛其值宿宮門者統曰三旗侍衛設領侍衛內大臣六員內大臣六員散秩大臣無定員俱以世廢公侯並王公子弟充之其班列諸尚書下侍衛躋三階選其才俊者充隨即協理事務班領十二員每旗四人掌文書政令諸事凡其班有六班分奇偶以為離合其制凡十二日為一轉每班先於 圖

中值宿四日後入禁中值宿二日空閒六日以為修沐之暇更番輪值其行幸駐蹕宿衛一如禁中之制扈從後扈二人於御前大臣內簡命前引十人於內大臣散秩大臣及御前侍衛內簡命遇郊廟諸大祭祀陞殿慶賀及巡幸啟蹕迴鑾日引導常日駕出則以侍衛二十員充前導隊豹尾班侍衛選功臣後裔六十人日以二十人直後左門乘輿出入以十人執豹尾槍十人佩儀刀侍於乾清門階下左右駕出侍衛殿於後以領侍衛內大臣一人領之巡幸方岳木蘭行圍御前大臣侍衛暨乾清門侍衛均隨從輪直侍衛以二班或三

班隨從日行以侍衛二十人前導左右各十人名曰傍扈豹尾槍
殿如常制次二班侍衛列隊後行或內大臣散秩大臣一人侍衛
什長二人率黃龍大纛行其餘仍令令稽察踰越誼嘩者駐蹕
行營以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二人入直分宿御營兩廂御
營黃幔城旌以待衛二十人四隅分宿網城門內以待衛什長三
人率親軍校等三十人環拱宿衛其御蹕圓明園日以領侍衛
內大臣一人散秩大臣一人於朝房住宿其禁城則命內大臣一
員代之朝會班次歲於十二月將應入坐之一品武大臣散秩大
臣前鋒護軍統領暨外省來京之都統將軍職名開列進呈恭

候 欽定其散秩大臣世襲者數人為蒙古明安貝勒後一人佟
忠勇公國剛後一人李懋烈公國翰後一人覺羅武功郡王後一
人石忠毅公廷桂後一人楊額駙舒後一人每缺出時移咨該旗
將應襲人員開送引 見補授其兼攝者為 上駟院侍衛每旗
七人其兼尚虞鷹鵠房鵠房十五善射善騎射善射鵠善強弓善
撲等處侍衛各有專司統於三旗額內漢侍衛其一甲一名者充
頭等侍衛一甲二名三名充二等侍衛二甲內簡選三等侍衛三
甲則簡選藍翎侍衛如文員之編檢焉

湯文正

湯文正公斌撫吳時以清介自勵敦厚風化其下屬有貪酷者皆
善為勸勉其不改者始以法懲之郭總憲瑋時任吳江令以貪黷
聞公檄至省教以貞廉郭曰瑋所以貪酷者以供前任某撫軍之
慾故也今公既以清廉自矢請寬一月之期如聲名猶著昔請公
立置典刑可也歸自洗其堂廡曰前令郭瑋已死今來者又一郭
瑋也其政治為之一變公首薦於朝後卒為名臣徐中允汧既殉
明卽其子侯齊昭法不仕本朝隱於支硎山中公重其品屏除騷
從徒步訪之侯齊辭以疾公徘徊門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糲公
為之醉飽時人兩賢之仁皇帝初南巡公引駕自盤門入以

為吳郡中最冷落者曰無得使 上知吳奢蕩有損 聖德又請
免漕糧數千百石吳民至今感之時納蘭太傅明珠掌朝柄前撫
軍某歲以萬金餽之以為常公終年不投一刺明銜之會立 東
宮明告 仁皇帝曰前星春秋方盛不可不以正人導之如湯某
其選也 仁皇帝允其言遂召公以尚書銜守參事府事入輔
東宮公素嚴正入朝多所建白人爭疾之嘗侍漏朝房衆方促膝
歡語見公至皆鳥獸散終日無一人對語者公笑謂人曰吾今入
啞人國矣明猶恚怨不釋命翁尚書叔元明章劾之 上知其忠
故優容之一日赴黃木廠查木歸晚猶健飯如常次早卒然薨人

以為明遠人陰醜之也乾隆中

特旨追謚文正

黃文襄

乾隆中漢軍人登仕版者多以玩法被罪其始終聖眷優隆者
惟黃文襄公廷桂一人而已公以武弁歷任巖疆督撫其恭縱嚴
切下吏多不善之而上眷為獨注其督陝時西域用兵投誠之
虜首既宜撫綏其竊發叛逆又應勦捕兵出萬里糧運維艱公以
為先安內而後攘外外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驛騷致內地
有事則所係者大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貿鬻
民踴躍爭先又以凡事豫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饑馬待缺而

後補則戰歟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蓄豆馬到行且喂以故
馳千餘里愈壯臺站有缺米者曰吾撫蘭時曾買穀三百萬石分
貯河東西正為此耳蓋公久知 純皇帝之欲西討也 上倚任
如左右手以鄯侯劉晏褒之加太保封忠勤伯賜紅寶石頂四團
龍補公素喀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疾疾
劇時囁語猶以馬馱糧運進勦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繞
榻環聽為之泣下 上以其未及預飲至之禮深惋惜之然性陰
刻督江時值 上南巡公逼諸鄉紳命各出重貲辦演燈彩而不
為之上達為錢侍御所劾又與雅將軍爾吉善不睦故陰絕其糧

使其士卒飢餒致採青杏葉以食事另見雅因之獲罪故世以此詬之

金川之戰

金川為漢冉駝地隋置金川縣唐屬雅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高峯插天屬疊迴複中有大河用皮船笮橋通往來山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其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接康熙中內附後莎羅奔以土舍率兵從岳威信公征羊崗有功雍正元年授為安撫司莎羅奔既得官號自號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為小金川於是有兩金川之稱莎羅奔尋以女

阿扣妻澤旺旺懦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羅奔劫澤旺師十二年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時制軍慶復用兵贍對土司草率完局頗不當上意巡撫紀山覲覲其位遂主用兵進勦之說純皇帝壯其情紀山因命副將張興倉卒進兵反為所敗上知紀山不足有為慶復又以班滾事被逮因命張公廣泗改督川陝主勦金川張故老將初隨鄂文端公征苗所向披靡因易視金川與諸苗寨相等夷遂慷慨覆旨謂旦夕可以奏功調兵三萬分兩路由川西進者攻其河東噶拉依諸巢穴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諸碉卡副將馬良柱已乘勝攻克孫克遜賊衆警服累具稟請

降張公以小醜故毀書辱使務期搃其巢穴又因馬未請命而戰
因檄調馬還改以他將賊乘勢建寨巨礮蓄糧養銳我兵阻於險
隘終不得進張公泥於前奏不敢據實入告仍以期於冬盡殄滅
醜類為言至十三年春諸將反多失事張興為降番所誘被戕噶
固土兵與賊交將擊孟臣死焉張公復以增兵練餉為請 上疑

其妄乃命大學士訥公親往督師岳威信起至廢籍授總兵銜命
岳公由丹壩取勒烏圍張公由昔嶺取噶喇依議甫定而訥公至
訥故 近臣望族負 上恩寵銳意滅賊遂諭軍中期以三日取
噶喇依違者以軍法從事諸將身蹈鋒火總兵任舉副將賈國良

殲焉訥自是不敢言戰仍倚張公辦賊張公復輕訥不知兵而事
權出已上陽奉而陰恃之諸將無所稟承率觀望不前訥復密劾
張公袒庇黔兵輕信胡士勇諸款時莎爾奔之弟良爾吉在我軍
中張公為其所愚倚為心腹反為賊之耳目軍中動息賊悉先之
早為之備故兵老氣竭株守半載無尺寸功上大怒立逮張訥
二公先後明正典刑命傅文忠公為輕畧將八旗勁旅復調吉林
黑龍江諸趨捷之士以從傅文忠臨行時上親禱明堂張黃幔
以宴公親酌之酒命於御道前上馬設大將旗鼓軍容頗肅
命將之典實近代之所罕觀者公既至軍任治軍門大雄為總統

凡張訥誤算者咸更置之壁壘為之一新又偵知良爾吉之奸召至幕中責其二心之罪立置於法人皆畏懼又有雪夜攻克堅碉數處察其道路險峻非人力之所易施據實奏聞上亦知羣鼠穴門無須勞我兵力會孝聖憲皇后中降懿旨以休兵息民為念賊亦畏懼具稟於岳威信公代為乞降傳文忠公命岳公來會師岳公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直入噶喇依賊巢莎羅奔等稽顙膜拜衷甲持弓矢近公目莎羅奔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識我不衆驚曰果我岳公也皆伏地請降爭為前馬導入帳中手茶湯進公飲盡即宣布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番歡呼頂佛經

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公解衣酣寢如常次日莎羅奔率子
郎卞入傳文忠公營投降傳公擁蓮幕諸將士佩刀環侍岳公引
二酋入跪啓事傳坐受岳公拜始呼二酋入撫以威德二酋戰慄
無人色匍匐而出謂其下曰吾儕平日視岳爺爺為天上神祇傳
公何人乃安受其拜天朝大臣固未可量如此金川遂平傳岳二
公凱旋上郊勞於黃新庄行抱見禮封傳文忠為忠勇公賜雙
眼花翎四團龍褂寶石頂紫韁轡復岳公舊爵加威信二字以寵
異之立碑太學大赦天下 詔與民休息焉

朱檢討上書事

朱檢討

天保

字九如滿洲人父朱爾訥任兵部侍郎公中康熙癸

巳進士入詞林時理密親王居東宮以暴戾故

仁皇帝廢之儲

位久虛廉親王

允禩

覬覦其位揆敏王鴻緒復左右之欲陰害理

密親王公隱憂之具疏曰

皇太子雖以疾廢然其過失良由習

於驕抗左右小人誘導之故若遣碩儒名臣如趙申喬等羽翼之

將左右佞幸盡皆罷斥則其潛德日彰猶可復問安視膳之歡儲

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為覬覦則天家骨肉之禍有

不可勝言者疏成欲上以侍郎公在徘徊久之侍郎公察其情曰

忠孝未可兩全汝捨孝全忠可也因趣之入告時

仁皇帝幸湯

山公早出德勝門有百數鴉棲其馬前似阻其行者公揮之去疏
上 仁皇帝欬歔久之會近臣阿靈阿素為允禩黨因某孽其間
曰朱某之疏為希冀異日寵榮地步 上大怒置公於法侍郎公
荷校死而理邸卒以壽終

王太倉上書事

理密親王既廢儲位久虛 仁皇帝因命衆王大臣保立東宮時
允禩黨羽布滿中外王鴻緒後至掌書八字以視衆衆遂共保廉
親王為儲位 仁皇帝震怒問首謀之人衆莫敢對以馬太傅齊
首銜故問擬大辟因謂衆曰朕必立一剛堅不可奪志之人為爾

天下共主蓋謂 憲皇帝也衆莫能測 上意王太倉相國 扶年
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又以其祖父肅公錫爵於
明神宗時以建儲事受惡名欲幹其蠱遂於丁酉五月密奏建太
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又有言建儲者 上不悅遂並發
公疏命內閣議處分忌公者引馬太傅故事欲陷公以死公止宮
門外不敢入 聖祖顧左右問王揆何在首輔李安溪奏揆待罪
宮門 上曰王揆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有蹈前明惡習汝
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其來公開命趨入免冠謝 上坐乾清
宮手招公跪耳語良久人不能知後五年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

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柴謙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集諸王大臣降旨責公植黨希恩并令覆奏時

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

曰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

鎮也拯等皆交章切諫頭髮為白臣愚信古太篤妄思效法古人

實未常妄嗾臺臣共為此奏奏上待罪五日詔王掞應謫戍軍臺

姑念老年免行着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往為父贖罪當待罪時

滿漢文武期門宿衛以至京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觀老相國有

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代公危者慮上怒之不測也至是

齊向公拜賀歌呼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 聖祖發還劄子
命列公名以進隨賜宴 太和殿再 召見西暖閣賜坐命起原
官視事如初是年 聖祖崩 憲皇帝即位 召公獎譽久之公
曰天生 聖人社稷之福老臣何敢居功也

佟襄毅伯

佟襄毅伯 伊勒慎 為忠毅公 巴篤理 嗣乾隆中任領侍衛內大臣
典宿禁者數十年先恭王與之交最契常言公雖無赫赫名然馭
下最嚴肅每早朝黎明公獨正襟坐中左門將入直侍衛按簿呼
唱朝服佩刀率之以入有遲至者令其次日自負褕被出以辱之

景運 隆宗二禁門內非奏事入待 旨及 上所宣召者雖
王公大臣不許私入故當時禁禦嚴警有終身列部曹而不識
乾清門者自公故後日漸廢弛至有侍衛曠班累日不至每夏日
當直宿者長衫羽扇喧嘩嬉笑至圓明園諸宮門乃竟日裏體酣
卧宮門之前余任散秩大臣時曾告當事者當事者笑曰使其裏
背者具全已為厚幸君尚何苛責哉其玩愒也若此故追思曩昔
老成之人實有益於國也

王文端

余登朝最晚不及見諸先達惟王文端公杰尚未去位逾年公始

致仕歸故時瞻其丰采公高不踰中人白鬚數莖和藹近情而時
露剛堅之氣其入軍機時和相勢方薰赫梁文定公國治為其擲
掄若童稚公絕不與之交除議政外默然獨坐距和相位甚遠和
相就與之言亦漫應之一日和相執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爾公
正色曰王杰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和艷然退然純皇帝深
任之和亦不能奪其位今上親政公為首輔數年遇事持大體
竭誠進諫上亦優待之其致仕歸日上賜以詩有清風兩袖
返韓城之句命皇次子親為祖餞以榮之癸亥春陳德之事公
時已致仕急入內請安謂余曰德為庖厨之賤安敢妄蓄逆謀

此必有元奸大慙主賄以行明張差之事殷鑒猶存吾見 上時
必當極力言之以除肘脇之患聊以盡老臣報主之心可也後
上召見公應對如前 上深然之會某相國恐株連其戚急治其
獄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哭入 禁門之變 上深思其言
命有司特 賜祭焉

朱文正

今上親政之後寬仁厚德不嗜殺人皆由朱文正公於 藩邸時
輔導之功良多公諱 大興人年八歲即掄觚為文文體倔犇蒼
古與兄竹君學士 筠 齊名年十九登進士為乾隆戊辰科時大雨

連綿三日蓋即為公霖雨兆也 純皇帝深重其品劉文正公復薦於朝曰北直之士多推魯少文而珪筠兄弟與紀昀翁方綱等皆學文淵博實應昌期而生者 上曰紀翁文士未足與數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數年外擢山西布政使時撫軍為黃檢文襄公之孫也少年紈袴貪黷驕奢公時匡正之黃以公為腐儒不足與談因劾公為迂滯 純皇帝優容之改公以學士入直 上書房時為甲午春季蓋以為豫教 今上計公欣然就職日導 上以今古嘉猷侍講惺十年餘無一時趨之語 今上甚重之後以孫文靖公薦 純皇帝曰朕故知朱珪通曉吏治事遂授安徽巡

撫公以清介持躬自俸廉外毫不沾取余業師吳修園_駒為公所
取士嘗謁見公時夏日酷熱公飼吳以瓜亦必計價付縣隸其不
苟也如此公經學純粹愛惜人才所保薦如荆道乾王秉韜等其
後皆為名臣掌己未乙丑二春聞所取張惠言鮑桂星陳超曾湯
全釗孫原湘孫爾準謝崧等皆一時之名士嘗於聞中子夜搜得
吳山尊_鼎卷再三咏讀大呼曰山尊在此因披衣叩阮中丞_元扉
命其秉燭批點曰其佳處在某處老夫眼方倦不能執筆君可代
為之書此吳山尊文也榜發果然其賞鑒也若此故其堯日_上
甚震悼親臨奠醊世共惜之以為劉文正公後一人而已然性

醕厚易為人欺詐有貪吏某知公嗜好故為衣服藍縷狀以謁公
竟日談皆安貧之論公深信之其人以罪遣戍赦歸公掌銓日

力為超雪欲復其官彭文勤公

元瑞

言其貪狀公粲然曰若其人

者可謂忠於朝友於家為今世之閔顏安可辱之以貪名也又取
文尚引据經典故士子多為盜襲獼祭之學文風為之一變素嗜
許氏說文所著詩文皆用古法書之使人不復辨識晚年酷嗜仙
佛常持齋茹素學導引長生之術以致疽發於背時對空設位談
笑酬倡作詭誕不經之語有李鄴侯之風余常與共宿郊壇時鮑
雙五病劇余向公惋惜公岸然曰彼祿命方長安得驟死若實有

先知者然雙五果病愈致位通顯則公之仙伎亦未易窺測也

李恭勤公

本朝漢名臣中其以貲郎進者二人一為李敏達公衛一為李恭勤公世傑公貴州黔西州人少入貲為江南某司巡檢 純皇帝南巡公司船跳木時雨後泥滑 上登舟時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撫恐縛公請命 上笑曰微員中有如此忠愛者命立擢知州後官至四川江南總督以廉能稱職 純皇帝屢欲以為閣臣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公督川時蜀中自金川用兵以來府庫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積奢侈後徵調賦歛無

藝州郡皆疲蔽公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復入成都郡即以公
事來者不過數日不得畜音樂侈宴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
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公官總督數年未常宴一
客成都將軍新莅任公思不為置酒則太愆置則破禁遂乘其家
口抵任時饋一炆豚一燒羊使標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
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譙屬吏於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飯元
日則先飭厨為饌饌十數斛有下屬謁見者公遣人告曰知君等
勞苦蓋餉以食遂設食餉之畢公然後出坐堂皇受禮畢即令府
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屬員雖不接

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徧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屬員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丈始革其風趣也如此及督兩江時福文襄王征臺灣檄調各督撫府庫餉銀他人無不應命惟公力持不與曰不見部文徵撥誓不敢發此餉有虧朝廷之府庫也福亦無如之何其嚴厲又如此

盛京五部

章皇帝初定北京 盛京設昂邦章京一員及駐防官員兵丁若干以為 陪京保障時未遑設文吏至康熙初丁口漸盛其賦稅

刑名簡練士卒等事有饒於昔因仿明南京之制初設戶部侍郎一員繼而次第設立禮兵刑工侍郎各一員陪京之制始備其未設吏部者以其地官員無多仍由京中銓選故不備其後王侍郎原祁請增設漢員以備體制部議不果行

天津水師

雍正中 憲皇帝念津門附近京畿海防綦重因設滿洲水師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其協領下若干員兵三千名守禦海口以防鯨濤不測之變然滿兵雖雄健不利水師初設時章程草率所訓練技藝不及綠營之丰乾隆丁亥 純皇帝巡幸津甸是日大風

海船逆勢難以施演時都統為奉義侯英俊年既衰老復戎裝繁重所傳令俱錯悞兵丁技藝既疎隊伍紊亂竟搥喧嘩不絕上大怒因裁革焉

關稅

直省關稅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稽之共四百三十三萬當時天下最為富饒商賈通利其後司事者覲久留其任每歲以增盈餘至乾隆六十年加至八百四十六萬有奇其數業經倍蓰故其後每歲日形虧絀行之既久司事者預為之計將虧絀之數先行存貯庫中然後重征其稅將所剩盈餘私飽囊橐而其虧絀數目乃

歸正供銷算是以每歲徒有賠補之名而從無有傾其私橐者至
嘉慶十九年辦墅關虧缺二十餘萬其他關稅虧缺稱是而藉以
正額虧缺為名日加苛斂以致商賈傾家蕩產裹足不前乃使物
價昂貴於民生大有虧損當筦庫者應詳細籌畫使輕其征收之
苛而核其實入之數雖不能及乙卯之豐腴亦必以乾隆癸酉酌
中為則每歲年銷年款則國課不致虛懸而貿易者實沾其惠實
上下兩益之術也

廣賡虞之死

廣侍郎興高文端公第十二子以貴郎補官少聰敏熟於案牘每

對客背卷宗如瓶瀉水不餘一字任祠部時王文端公識為偉器
洵陞給諫嘉慶己未首劾和相貪酷今上嘉其直言立擢副都
御史令掌川中軍需時用兵數載司事者任意揮霍不復稽覈侍
郎司事數月力為裁核每月省糜費數十萬而國帑賴以充裕當
事者恨入切骨以騷擾驛站入奏上優容之又與魁制府倫互
相劾乃降補通政卿居逾年復任刑部侍郎時秋曹諸卿有由
久任司員擢者皆輕渺之侍郎閱數稿畢即大聲曰悞矣眾詢其
故侍郎曰某條實有其例而今反稱比照某條實無正例乃反云
照例云云未審諸公業經閱目與否稿首則朱墨淋漓皆已畫諾

侍郎笑曰不期三十年老嫗反倒繙孩兒若是衆乃誓服時上
頗加倚任侍郎亦慷慨直言當召對時凡庭臣舞弊諸狀及閭
閻細事必詳贍入告每逾數刻猶憶甲子冬余與侍郎先後入對
親聆玉音曰汝與初彭齡皆朕倚任之人何以外庭怨恨乃爾
侍郎頽首稱謝故朝臣頗憚忌然未有敢首先搖動者有內監郭
羅裡者少為純皇帝近侍年七十餘尚及見高文定公或者常
至朝廊與侍郎促膝談頗以長輩自居侍郎絕然曰汝輩聞人惟
當敬謹侍立安可與大臣論世誼也郭恨入切骨會以內庫綢
緞竄敗故郭即以侍郎私行抽換入奏上尚優容之命郭出以

告侍郎鄂出漫言之侍郎未省為上旨坐而辨之鄂入即以其
坐聽諭旨奏之上大怒命削職家居素與侍郎不協者遂遽
起媒孽其短豫齊二撫復交劾之上親訊日尚欲緩其獄侍郎
未省上意乃辨論不休初無引罪愆語上怒遂置之法其賊
款實皆有司贈饋及侵蝕李姓析產之實無分毫枉法者侍郎性
爽朗少隨文端公居兩江久習染南人風度舉趾迂緩不入時趨
惟以驅奸逐惡為念遇事詆人陰私鋒鋦凜然人多隱恨然心無
城府事過即忘故忌者恨侍郎若仇而侍郎固覺也既得志驕奢
日甚縱容家人貪鄙不復稽察又性耽風月以致日擁優伶飲酒

終夕反寄耳目於若輩識者譏之初與余交甚篤後因余屢諍故
日漸疎遠然其禮貌如故戊辰春侍郎自山東審案返余遇於
圓明園宮門外侍郎仰面談論旁若無人狀余退告人曰賡虞既
驕且溢奇禍不旋踵矣侍郎果以是冬敗余言不幸而中也

松相公好理學

自和相秉權後政以賄成人無遠志以疲軟為仁慈以玩愒為風
雅徒博寬大之名以行狗庇之實故時風為之一變其中行不阿
者惟松相公筠一人而矣公性忠愛幼讀宋儒之書視國事為己
務肝膽淋漓政事皆深憂厚慮不慕近功鎮伊犁時撫馭外夷視

如赤子凡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諸國貢使至日公皆呼至坐前
詢問其國之治亂親賜以食教以忠孝之道並曰我大清國所
以立萬年基者惟賴此二字也辭行時厚加賞賚其豐貂錦幣之
物滿載而返故屬國愛若父母涕泣而別又以國家經費有常不
可以邊鄙故致有絀國用乃議開屯田數百萬頃皆命滿洲士卒
耕之並與以牛糧籽種厚其賞卹故人樂為之用歲省邊費鉅萬
又重於交誼傾蓋之士與之告匱者即解囊與之毫無吝色故任
封疆數十年而家無擔石上深知其忠正擢為叅政御前大
臣公於召見時凡民間隱情街談巷諺無不率口而出毫無隱

忌故人多尼之癸酉秋復出為伊犁將軍新疆聞其復來慶若更生老稚荷擔以迎公笑撫之曰鯁生此行頗不寂寞也其冬擢為首輔仍兼攝伊犁事朝中之士君子皆翹首以望其歸也

吉制府之死

粵東制府為天下繁華之區居是官者無不窮奢極慾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寶玉載滿海舶而歸惟覺羅吉制府慶督粵幾十年不鳴一錢几榻蕭然渾如儒素壬戌冬博羅之變公率孫提督全謀極力勦捕業已蕞事而撫臣某素暴戾爭柄公屢寬假而某恐為公所害因先發制之密劾公疲軟失機數事上命其究詰某乃

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諭畢即命公改囚服并去僕從銀鐺繫頸吏隸詆呵以辱之並詈以譏謾之語公浩然曰某雖不才曾備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傷國體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搤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烟壺吞之逾時而死某遂其輕生上聞公子壽喜襲祖廕散秩大臣與余同官者二載余常往投刺其家華門圭竇初不知為曾任封疆者則公之清介可知也

三姓門生

子金壇相國敏中當權時凡詞林文士無不奔競其門有某探花者人愚闇爭慕時趨命其妻拜于妾某為母情誼甚密及子公死

梁瑤峯秉樞柄某又令其妻拜梁為義父饋以珊瑚朝珠紀曉嵐
叅政時作詩譏之云昔曾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
楣新吏部淒涼池館舊中堂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為郎
百八年尼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之句某慚惡謝病歸及嘉慶
己未朱文正公內召某復匍匐其門覲顏求進時又有疊前韻者
云人前惟說朱師傅馬後跟隨戴侍郎之句時謂之三姓門生云

三文敬公攔 駕

余外舅三文敬公保以翻譯進士出身任兩湖浙閩總督入拜東
閣大學士公人愚闇不悉吏事動為人欺始屢封疆簞簞不飾

時人比之李昭信而庸劣過之然幼讀宋儒書大節不苟癸未夏

純皇帝巡幸承德府公時任直隸按察使至密雲霖雨數日潮

河水驟發上欲乘騎渡河公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

萬乘至尊豈可輕試波濤使御駟有失雖萬段臣等之軀何可

追悔上以滿洲舊俗宜親習勞勩以揚武勇為言公曰皇上

此行奉太后乘輿同至即使上渡河安便獨不識太后之

興安奉何所上動容為之回轡又督閩時浙撫王亶望既丁艱

自以督辦海塘為言奪情視事又不遣眷屬回籍公惡其蔑倫密

疏劾之王因此獲罪其為上書房總師傅常集古今儲貳之事

曰春華日覽教授 諸皇子詞雖奔陋為成親王所譏然不失師
保之體故卒後 上親諡文敬蓋取責難於君之義也

曹劍亭之諫

曹副憲錫寶 上海人成乾隆丁丑進士任給諫時和相專擅其僕
劉全常交接士大夫納賄鉅萬造屋踰制僭如王侯規度公密疏
劾之先商之同鄉某某潛修書馳告和相和相令劉全拆毀如制
及公疏上 純皇帝命公率近臣往毀其宅以奏對不實論 上
優容之公自恨為友所賣佗係以死已未 今上親政和相既伏
誅念公往言非謬因追贈副都御史特與之廕以旌其直云

漢人任滿缺

雍正中滿洲副都御史缺出一時乏人 憲皇帝命九卿密保鄂
文端公保許公希孔 宜任風憲 上曰彼漢人礙於資格鄂公曰
風憲衙門所關甚鉅臣為朝廷得人計初不論定制也 上乃用
許公為滿副憲缺踰年始調漢缺云